

鮎埼亭集外編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賦二

九夏賦

限韻盛德形容分
樂而序有序

九夏之說杜子春韋昭俱屬附會惟康成以爲樂亡而
詩逸者最是至陳暘鄭樵之說更不可信然吾就本文
繹之尚疑有錯簡焉蓋四夏主祭祀王夏之下卽當接
以夫人祭之齊夏而後及肆夏昭夏四夏主燕享當先
以族人侍之族夏而後及納夏章夏遂終之以緘夏而
以諸公之驚夏附之據儀禮則王夏而下亦未嘗專主

祭祀然周禮所云是以鬼神爲重至燕享則必無居族
夏之先者稍釐定之而秩然矣是則先儒所未及也詞
科同年治所業以是題問因及之

原夫樂事所關鐘師最盛居八音之最先於特懸而釐
正播古調以爲章諧元音而依永溯瞽宗之職掌羣雅
合而成編問詩什之集成大歌誰其克並乃有夏聲之
裔皇擬之九紀之比應事各分乎其目門戶罔差用必
按乎其宜等威以定爾乃八音播管而成聲六律審辰
而分直豫順則天地同和條理則始終合德一趨一步
春容昭元氣之流或陰或陽陶冶藉中聲之力堂上賡

其文明階下資其攻擊每一奏而三章發長言以永繹
體則本乎頌以爲庸音則兼夫雅而有則固非寥寥斷
簡徒以寓其閒情落落短章聊爾鳴其自得者也類物
旣不一而足分曹必用九以成彼夫天子穆穆四昭庚
庚出則取震之迅入則擬艮之貞右五鐘之和黃鐘者
以動告靜而靜皆協左五鐘之和蕤賓者以靜告動而
動不爭太師旣規周而矩折少師亦玉色而金聲蓋表
王度故首隆其禮在祀事尤莫與之京初祿畢亞祿興
坤儀協德璋瓚通靈雍雍肅肅之風觀刑已久僮僮祁
祁之響鳴佩可聽斯惟至德齊於我后所以和聲達於

無形至若既朝服而莅事期陟降之可憑迎靈保以惠然張次而待告工祝於既醉廢徹以行孝孫膺夫壽考神聽喜其和平若乃嚴在滌於三月虔備物於六牲司士割羞將明昭其肥腍封人歌舞用敬致其凝承所以既灌之後必恪大祭之體全烝爾其合上治旁治下治以展九族之愛卽統天揖時揖土揖以御百國之同當夫明德懋親之畢集能無嘉肴肥羜以相從瞻天顯而戚戚敍燕私以融融葛藟之庇本根禮則溯源於祖行葦之坊踐履樂則同人於宗而或際晝接之康侯蕃庶之馬用錫咏西來之嘉客萋苴之旅有容報最既嘉其

謹助祭益致其恭茹挹之心所注懷柔之量斯洪迨夫
廓殊禮報豐功釐一秬鬯賜十彤弓宿則文王武王昭
穆之廟拜則周公魯公前後之蹤廣山川於賜履熙名
號於無窮而司樂乃瞿然離席儼然鞠躬謂夫禮飲必
取衷於觚之角累舞或昭罰於殺之童於是歌鐘之聲
渺渺咳鼓之音逢逢無不凜天威之在邇酬執醕而有
終夫天澤判而高卑定冠履殊而上下陳冕則驚呈其
羽袞則龍降其鱗宮縣軒縣之不素八佾六佾之有分
是以讀大射之禮而知夫避王夏之奏必別著夫驚夏
之文蓋期其守敬器之戒卽以綿大敗之勛至於肆夏

而下其通用於王朝者固廣卽下逮於五等者亦均而
吾因思夫有周盛時九敍惟歌八風時若求舊人則師
疵師彊問成童則舞象舞勺綏萬邦志類禡之祝詞武
宿夜昭成功於合樂繹靈星而奏絲衣昭先德而歌南
籥薦魚則矢潛流謀廟則陳訪落真極盛之鴻規蓋耿
光之猶昨豈期洛邑之東遷竟致樂章之夢錯用肆夏
而無慙色原於趙孟之荒唐聞三夏而謝行人誰似叔
孫之洽博今則篇章半闕精義空垂學禮誰徵杞宋談
詩空究乎而繁遏渠之分編均屬傳疑之說牘應雅之
遺器誰傳大樂之詞縱有日休之補闕祇同束皙之貽

譏更訝夫長樂之遺書乃以爲妣氏之述著雖國號之
允符於周禮乎曷據言祇合於慎餘書孰傳其墜緒悵
尼父之已遙并萇弘之莫遇幾紬繹於菁華尚難諳其
節序空沈吟於儀禮之箋疏墨守夫周官之章句而已

聘禮圭璋特達賦

限韻比德於
玉無物可稱

若夫天啟瑤華星分井里溫潤而澤者其文縝密而栗
者其理自玉人之善彫遂太璞之漸啟儲神皆山嶽之
精吐氣盡虹霓之比然而用每以獨而尊禮有以少爲
貴必其先百物而徑申乃能越同岑而自遂今夫璧琮
則天地之儀璫璜司秋冬之職或居六祭之最先或分

四時之一德固角立於瑞符之場亦狎主夫明禋之役
獨聘享之所推則主璋其必特原夫上刻成模射刻著
式體或全而或半色或青而或赤七寸之權四寸之冒
執之則縮縮動容奉之則峩峩生色前朝則照耀山龍
中宮則輝煌褕翟終葵之首屹然紅牙之邸如織是以
四器偕瑑而推爲最崇六幣齊登而讓其獨陟蓋執玉
之有殊也用以聘者爲瑞之致將以享者爲財之餘聘
則昭其典禮之寄享則通其情好之紆是以瑞之先也
推爲國信之重財之繼也等諸庭實之數當夫賈人旣
啟隆儀肅穆擯者告辭讓德紆徐序站之間所側而受

宰臣之職所捧而趨斯其嚴重莫或並驅詎資束帛以爲之俱彼有加而往德聊以志燕飲之歡娛以視夫令望之簡貴蓋藐乎其弗如且也有藉者裼文以見美而炳無藉者襲質以充美而儲故韋衣以爲之縹緗組以爲之樞五采之須屈垂互用三物之薦蒼赤交於獨孚尹之有美竟緼藉之可除遂歸然而直上并白茅之不需至若幣之各有所屬也錦帛斑斕黼絺炳郁皆足以旅進於庭除正不妨交輝於珍櫝惟夫圭之進也九馬成羣璋之進也儷皮接幅夸梁騶人之種將以昭神駿於遠方抗服不氏之藏或以示嚴威於荒服而置之兩

楹之下莫敢歷階貢之一人之前獨推寶玉斯則以絕
類而愈超因失朋而倍卓苟非品之克軼乎羣抑亦天
之生是使獨故追溯夫謁關人而置對荷請事而停車
入境而布幕歛廬而陳書拭圭拭璋雖同勞上介之違
位退圭退璋已別乎羣幣之交輸及計里而漸近歷三
展而如初斯則致敬而不褻洵僅有而絕無迨夫享多
儀禮備物璧琮實爲致賄之資琥璜亦在進爵之列皆
受之而不返原報享而不竭誰則皮弁而來歸以重大
禮而罔佚主升西階而鉤楹賓負右房而降碣蓋在主
則德不可取而攘猶在賓則禮不可雜而越伊典則之

獨隆豈儕輩之所能彷彿是以列在五等之封獨推三恪之座以主代璧而非侈以璋代琮而非叵惟重愛夫振鷺之旅之有容而深望夫白馬之賓之克荷其人爲臣禮之所不加斯其貨越常儀而亦可彼求匹於棧棧或對之而瑱瑱今夫疏食陳而精鑿不施腥魚俎而和齊俱淨太羹遺味質而彌甘明水遺醴淡而彌永鬱鬯灌則籩豆徹脯醢薦則牲牢屏一食一就依然至簡之儀特犢特牲同此無加之敬蓋德產之精有專通而百材之配總未稱以之比德不亦盛歟

康熙己未詞科先試一日閣臣擬題有主璋特達賦

或未解其旨尚書新城王公記之池北偶談然所見亦未備蓋特達之義有七凡聘用圭璋旣聘而享用璧琮是圭璋爲國信而其餘爲財一也圭璋無加璧琮則加束帛二也執玉有藉者謁無藉者襲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謁三也及境展幣圭璋以尊不陳四也六幣中皮馬不得上堂五也旣享受財獨還圭璋以重禮六也若以圭璋施於享則亦與羣幣同受然非二王之後不得用七也尚書但據皮馬一節言之陋矣然余讀唐楊諫賦亦泛指玉言豈儀禮固難熟歟乃別爲賦而疏其大意如此

閣道賦

有序

予觀歷史皆有重閣複道之作何其勞且費也近世始廢之顧昔人以準天象爲詞是特文其侈耳爰爲指其附會之謬

瞻姬訾之列宿兮偉哉飛陛之穹窿連拳及於降婁之次兮承倒影於高墉亘西北之浮雲而不絕兮云是天帝之離宮形罄折而互狎兮勢層累以相從脈忽起而忽伏兮階或卑而或崇蜿蜒有似同宮之天蛇兮迤邐又疑合朔之蒼龍晴煙夾道而杳篠兮初日就道而朦朧紛雄雌之莫認兮誰其爲嬰茀之蜺與美人之虹扼

以都關之兀兀兮護以華蓋之童童架以礪石之髓兮
表以茗華之叢其在下界有似孤竹之懸車兮旌旗飛
度又疑岷山之乘棧兮人馬行空否則城陽道中之峭
嶇兮束版重重北極以之爲輔兮輦路以之得通環以
外屏如堵牆兮備以不虞之路如附庸於時日則在亥
兮定之方中埏陶精類而立物紀兮土木應時而啟公
功立廟則斗分其野兮葢屋則危肖其容勤事者誰曰
土公吏庀材者誰曰土司空揆八引以正之兮不爽於
東西朔南之景環六星以傳之兮乃及於臺池苑囿之
工客或訝曰愚竊追原夫事始而疑闕道非天家所宜

僕僕也是蓋由於山國之嶒嶸巖險之錯愕三襲之陟
累陳重甌之隙相攖九折之阪魂消左擔之城膽落目
欲展而眩然屨欲前而半卻北斗墮脅而斜行南箕咋
舌而退縮於是始施版築以濟其窮爲登躋以度其曲
使窘步之稍寬或危峰之可蹴固非逞侈心以自雄嫌
坦途爲未足也是以披金石之遺文或銘析里之橋或
表楊母之閣豈其規撫所至八駿之轍未窮東升之磴
首築南山之巔可齊阿房之輦繼臺原廟嗣高寢之遺
梁苑侈平臺之樂雖東都之至簡尚北宮複道之纒屬
曹魏則銅雀金鳳延樓肆其宏規石趙則華林凌霄長

牆師其遺躅直爲徑周爲廊堵如壘窻如幕或運石則

成雷或飛丸則作雹溯揭礫以上征兮幾乘虛而遐矚

乃反夸神行而不見兮誰則民勞之在膜

據諸史則闢道之築始於

秦然穆天子傳已多山橙是穆滿實先爲之

夫以六宮之星布寧有所謂絕

谷之艱以五府之雲連豈有所謂飛坡之蹙然而駕口

者總以昊天之懸象恣其興作吾讀晉史江道之諫章

心折其爲一士之諤諤也則是宿也得無徒爲汰驕者

之所托歟予應之曰善哉子言聞之足懲顧別有說請

坐而聽夫天帝之於下民亦疲精兮皇極之居曰天營

兮句陳口中乃陟降之所馮兮而且心見則明堂是坐

房見則天府是經兮朱鳥之時實四阿之長衡兮靈臺
以觀象龍角以爲廷兮極南極北由星紀而立枵如踐
更兮下行上行由中央而太乙罔少停兮彼其一日二
日萬幾之餘或偶逢其暇豫寧無寫其閒情斯固圖無
逸者所弗禁戒燕遊者所弗爭也況夫三時順序兮百
穀告馨物以之息兮民以之寧彼除道成梁之遍夫草
野兮已南襄西斜之畢營而於是瞻天策之焯焯兮實
宜力役之征維彼人星兮其來烝烝絕漢抵室兮何途
之經審茲虛梁兮實爲曠陵西瞻天苑兮如田接塍乃
以天鉤兮度其直繩賚以天錢兮工直倍增雖復告以

勿亟兮河鼓登登其如忘勞兮讐戒弗勝宮則兼三而
各兩兮道可歷級而次升連延蕭曼詰屈崢嶸天帝於
是慶遂事歌落成王良執御兮造父從行掃除既潔兮
豫儲已贏將軍坐歎兮徒御不驚宮車既過兮有聞無
聲導以紫宮之旗兮擁以神府之旌雖遊心於冥漠兮
何嘗弛其淵冰蓋卽以立宮擬之立堂兮於以保合而
利貞豈有如道書之荒唐兮謂天帝貸聘錢而取盈果
爾則牽牛之輸作兮不亦類左校之淫刑客曰至治之
時聰明四闢盛王之世城府弗隔況夫天帝之臨下何
所不徹其必以閭邸擁之者果何說歟予告之曰夫望

風而清塵出警而入蹕凡天子之隆儀兮皆以倣天帝
之行列然或一豫一遊兮隨出隨入進旣戒其擾民兮
退復虞其自褻故浮階之施靡兮庶往來之繹繹彼其
外雖重閣以自藩兮究其中何礙於民隱之洞悉豈猶
夫秦代之佞臣欲令君絕人以四闕與夫漢家之母后
借便私以自恣其要謁吾故謂後世之借象緯以漫言
者皆未嘗緣經義以爲述也

閣道本室所屬而實入奎
故賦中兼西北諸星言之

房心爲明堂賦

限韻天王布政大
火之宮有序

司馬遷劉向班固皆專以明堂屬心以天府屬房其兼
房心言之者始於甘石星經及春秋說題詞文耀鉤二

緯然宋均曰房近心爲明堂也則房固不得與心並舉故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心在中最明也自郎顗而後竟混列之以爲同宮不知天王居心而太陽居房擬於日之附天而行則房不過心之輔耳故前後星皆麗心而四輔麗房有親疎之別焉明堂之所以屬心者祇以中星之天王則前後諸子尚歸統轄不敢並尊而何況於房予友錢唐吳通守中林賦此題極工顧猶沿郎顗之說乃別爲是篇

端居惟帝懸象在天惟宿體之最著儼堂構之自然蓋
出震者萬物之命而繼離者一人之垣是以四序則自

東而運中星則面南而旋溯蒼龍之列宿底大火之星
躔乃知夫松雲棟牖之規仰觀可得陰陽偁偁之制不
言已宜冲嬴台室炳蔚天田彼太史之詔王居者尚後
乃大辰之當帝座者實先伊夫三星角立迤邐寒芒中
有大橫之庚庚乃首出而稱王前導者誰貳君所當瞻
乎後者庶子之光惟擁衛之必亟羅積卒以周防彼六
寢之祓除於五營乎趨蹌二六其數參三其行其取於
旭日之初出神威足被夫四表其象夫淵衷之獨運靈
府洞燭乎八荒是以列宿最多向明莫逮九重雖峻翹
首可望更有房星與心並布實據蒼精之腹以充四輔

之數就中一星之橫是爲太陽之寓而於是有兩楹之列道詖蕩階除有兩咸之分標崢嶸門戶有鉤有鈐以主閉藏有驂有輦以司行路雖其別成爲府未嘗漫附於同垣而其德協於辰實則以近而有助是以左班則爲上相之階右省則爲大戎之幕厥有哲后觀天乘時發政本交泰之三陽撫循環之五勝乃以盛德在木之仁昭其日永星火之敬用大建夫明堂將仰膺乎休命享帝於焉告虔視朔於焉出令胡夏屋之落成乃榮光之上應以璿璣之中簡諦審方圓以玉衡之外規詳觀耶正天松帝柳盡供句陳野葆星榆均歸斧柄階有十

五莖之朱草合朔罔愆庭古十三葉之孤桐左扉是聽
河鼓之旗拂雲天市之樓四騁墨食不卜而諧繩直不
糾而定重檐則上準重霄複廟則遠連複磴居然天闕
之尊詎藉靈臺之咏蓋大明者心之宇旣照臨之不遺
況四達者房之途亦蔽虧之悉屏是蓋神運成模天開
鴻裁北通營室閣道褰延西泛咸池天潢津逮轉觀夫
朱鳥之舍列五座以相符遊息於太乙之庭撫九宮而
斯邁問圖書則萬仞之壁巍然數流泉則勿幕之井宛
在卽以在東之七宿言之大角居攝提之間騎官環坐
候之外氏爲路寢之區亢別廟廷之界箕則三宮之府

是司尾則九子之場嗣代列屋若藩屏連蜃如襟帶莫
不共護神居爭熙帝載然要其環其以攸歸則斯堂之
所圖最大況夫定時則乘東作以赴功計日則仗晨光
而致果時則心以青龍之象噓氣成雲房以天馬之神
應時出火鼓卿雲之紉縵遶我天門扇明火之堂皇護
茲靈瑣十華之蓋輪囷六符之階礪礪鸞旗旆旆降臨
者炎帝之精暘谷熊熊互易者勾芒之座是以分辰雖
有專屬啓宇則有兼司區十二野而析圭原屬闕伯商
邱之地割十二州而辨宅乃近逢公泰岱之祠樂奏圜
鐘之管神來南至之時蓋其道操夫五府之宰其用應

夫八風之期而要其東爲宮南爲會理可據象可推豈
猶夫赤燁淫祀文祖支詞尚書中候所妄托薦紳先生
難言之方今

皇上大凝承於九廟廣樂育於三雍運化機以神斗妙
退藏以合宮軒轅之紀飛鳳崑崙之道乘龍大之則陰
火陽冰都歸茂對細之則原蠶野馬共樂春融端門屹
其四闕帝座穆乎潛通八荒吾闔率土來同善政畢修
已括呂不韋書中之舉措遺經大闡不須公玉帶以來
之折衷瞻扶桑之紫氣挹閭闔之薰風媿濡毫而陪太
液聊戴斗以望空桐

東井賦

爲望南雲八星橫列一道微淪金瓶縹緲玉檻嶙峋倒
茄披其龍藻懸蒂附乎天根寒露之涓涓誰注冽泉之
汨汨如聞谷裡何人射鮒宮中有首懸鵲時則甫值四
乾之命七舉之旬逼赤精而不涸偕丹穴以長新爰有
客告予曰是乃東井之分也彼其水衡是掌泉脈攸存
先化益之生而橫碧落應金人之杵而著蒼旻有勿鑿
之奇而非浪居不遷之所而愈神改邑未聞波累汲綆
莫克手捫蜚不能葢泥不能堙胥井之茅所不能塞鹽
井之火所不能焚予乃作而問曰夫盈天地間皆水也

其在天而成象亦浩乎其無垠彼歷坤艮爲地紀閼箕
斗爲天津統衆星之所出秉金精之最純斯雲漢所以
獨尊也合五車而成舍連三柱以爲隣穀庇蔭而得實
魚泳游以樂羣斯咸池天潢所以惠民也歷髦頭之東
偏邂逅夫天河之元辰斯九曲之洪流所以應精於崑
崙者也渡神宮而解衣天江耀其星文斯濫觴之大川
所以合德於峨岷者也天淵環南斗之廟天溝列西奎
之門亢池繞大角而維楫梗河列騎官而成屯天海卽
類尾閭之會天淮卽取水務之均九坎以寫亢陽之厲
羅堰以禦潦漲之奔天桴則筏柎旁午天船則舳艫紛

綸天橋橫夫古渡天豈巨夫修鱗并於其間渺然莫論
彼夫觀星則譏其狹小近市則苦其囂塵形或同於一
甕郭不越乎一輪其用則褻於堂皇庖湑之近其祀則
夷於門行雷竈之倫其機特一俯而一仰其牲僅一魚
而一豚在地而河渠書之不載胡在天而象緯志之獨
陳客曰先生蓋以常見推之而未識其懸象之切也不
見夫南宮之次芒寒而色正者蓋象魏之揭耶明五帝
之減除疏毀過於王歷其象天子則爲雙闕之懸其象
諸侯則爲兩觀之列而於是水府右開水位左設水官
十三辨方分職案玉尺以爲引牽玉衡以爲緇相與夾

輔斯井以求其平有不平者斷之以鉞是以往來有常
過續不絕桓桓五侯屏藩帝室天弧不彎天矢不折文
子文孫長操宰割無使天狼汙我井渫蓋天一之氣水
最先水泉之流井最潔故一區而五州以之爲源百川
以之爲窟彼星家傳兩戒之文古傳有分戍之說雲漢
之潛萌者蓋上升至此而始出南轅而入河者以六相
從北轅而出河者以二相綴或負終南地絡之陰由燕
代以達三韓或負嶠冢地絡之陽由荆吳以達百粵是
以河源則取道於秦雍之北歷華陰而克逢江源則發
阨於梁益之南底華陽而罔失西被則巖險阻修東漸

則文明炳蔚窮下流則倚山負海貨賄所歸遍大荒則
近徼循邊戎蠻是集斯弘農分陝所以稱神臯奧區地
靈之穴也而在天之門庭則爲東井一左一右莫能飛
越是以四瀆之星熊熊爭歛衽而入謁試觀夫積水之
湯湯詎挹注之可竭彼河圖括地之位僅以爲岷山之
分垣洛書推度之占祇以爲荆山之發脈斯其說皆偏
而不咸而詎足以盡上帝井疆之式廓予曰是則然已
顧吾讀管子幼官諸篇聖王應時不特以燧易火抑且
以杼易水用成歲功是故夏井以赤后稱今其托名於
東者何也客曰彼其宅辰則於午位合朔則於條風雖

體分於朱鳥實類比於蒼龍春水夏雲之所合溫泉寒
火之所融而況玉井之擁屏以峙軍井之荷戈以從皆
西參之所部實受命於北宮曷若此井之乘木力足惠
養而不窮黃道之所過亭侯之所縱方者象地之厚圓
者象天之穹五雲之出以五德二至之別以二風明義
有生涼之用華清擅蕩邪之功以治原田則會歸於溝
洫以分疆理則派別於圻同凡芋區而瓜疇皆取象於
其中若夫野雞喔喔不笑無禽天樽盈盈居然勿暮養
老則爲同功之頤積薪以資用火之革凝露之桐有華
拂雲之榆成碧帝因之韭如林仙子之砂盈石太陽過

之而消其災大白入之以止其渴焚林竭澤井稅不加
石爛海枯井榦不裂豈猶夫濶汨之時有時無敝漏之
无喪无得予乃謝客辰拱而立仰視東井謂可用汲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賦三

土圭賦

限韻馮相致日以辨四時有序

周官建都取地中之說先儒辨之備矣予謂當以大司徒所載參之典瑞然後知其本非周官之文大司徒所云測土深求日景卽典瑞所云致日致月也大司徒所云土地制域卽典瑞所云封國則以土地也而大司徒獨於日至之景尺有五寸以下接以天地陰陽日月風雨七句吾疑此七句者漢人之言僣入經文舊經必無

是也況讀其文乃類考工記句法五官中不概見從來
辨此者祇攻鄭賈不知本文中明有之不指明經文之
錯則鄭賈烏可折也善哉唐志之言曰古人所以步圭
景之意將欲節宜和氣輔相物宜而不在於辰次之周
徑也詞科諸公偶拈是題乃序其說於端

聖天子握五部秉七衡賜谷昧谷嚴其宅曲阿纖阿審
其程泣觀臺而樹欒迎靈曜之著明六幕則地朔天南
之畢協九紀則箕風畢雨之俱平黍爲實竹爲筩固同
屬黃牙之產璿其中玉其外亦均資孚尹之精埋葭管
之土灰或有崇而有庳懸玉衡於土炭時一重而一輕

而究彼墨景之不爽蓋則有元符之可馮乃命匠氏范
新型思極於毫芒之細用參夫神物之靈依工則勞司
徒之掌析圭則仿國瑞之名欲質諸天而罔渝雖蒼璧
之享有弗若苟錯諸地而已可并白茅之藉亦弗營今
夫大圓者本高厚之渾成代明者或東西之殊向長日
短日之極牛井各著其垣日中宵中之平婁角迭呈其
象月主分而日主至其致之各以其時日主望而月主
弦其至也本同其量惟辨秩之最殷斯功成乎輔相必
其瑤光四布愆伏俱消玉燭長調陰晴無恙布四和以
求中舍震離兌坎之罔渝列四鈞以問偏隅乾艮巽坤

之相望然後春容帝座與八風之節俱諧肅穆天庭偕
庶民之星其暢然而地一定而不移天至神而難恃二
極則三十六度之隱見一出入之位非易推四游則
萬五千里之升沈假上假下之宮誰克既或行黃道之
外晷以稍進而移或行黃道之中晷以稍遲而退退者
或陰之贏進者或陽之厲是雖化機流布所偶差抑亦
大均調變所有事是以觀四仲之命官宅明都而敬致
則度高而測深雖放勳其不廢爾乃璩則終葵之杼珽
原天子之笏杼以朝王笏以朝日上刻者銳其首四出
者儼其末舊屬黃流之尊今爲坤儀之率八神繞之儼

衆星之迴環八表共之恍中星之突兀方圓方案端拱而居內規外規縝密以粟玉尺之布不假廷平玉軫之徽不須瑤瑟更無五采五就之繁何有同邸異邸之別旣去飾於章衣但象形於中必於是二至二分計其時一股一勾計其里八月不必滿八日之期四時卽以分雙曜之時當夫亭午之漏初中天半之華方霽或赤龍之氣蠕蠕或黑鳥之陰旒旒是則尺五寸而近爲南轅丈三只奇爲北紀至若晨光熹微暮雲徙倚或暫辭東沼之輪或繼照西崦之軌是則七尺三寸之攸同二十四分之妄指是以窺天而知其和謬盈減不失其宜

度地而知其中邊增損各有所以彼大采朝日識地德以凝承小采夕月虔天刑而糾擬斯天子所以參三才之位祛四時之累也而要非推測之精曷以有此慨自緯候諸書之支離漢唐羣儒之汙漫陽城浚儀因易代而累移交趾金陵更參觀而益遠不知四方中土之說無所據依千里一寸之文誰爲質辨彼夫平陽放勳之都蒲坂重華所踐安邑則九鼎攸居亳京則五遷始奠卽在有周亦復安宗祏於西豐建行所於畿甸不過求道里之適均取朝宗之所便安得陰陽風雨之會經百世而不移帝王升降之區嬗累朝而弗變吾嘗以匠人

水臬之文比合於司徒土圭之例圭則司天者觀化之
所需臬則營作者辨方之所自雖所司之不同顧致用
者無異原無預於宅中又奚有於卜地況歲差之難齊
安得土中之長峙豈有揆日之隆儀乃朝三而暮四至
若渾天既北斗之分過峻蓋天亦南方之度不齊五寸
三寸之文莫定五嶽五表之說難稽是以守敬舍六家
而弗道置四丈以審規豈知法先觀象道在乘時苟剛
柔之適協參覆載以無私土應黃鐘之德圭宣春氣之
滋終始妙貞元之運弛張措文武之宜斯則又何有於
偏端之推步曲說之駢枝

衡尊賦

王者坐神府運道腴握斗柄流地符酒漿不挹而徧醴
泉隨在而瀦釀淑氣以薰蒸微禽亦歌既醉播晴光爲
膏沐小草共樂咸濡時則前朝穆穆後市愉愉明堂則
四門五室大田則一井九區表以靡華之九葉環以交
枝之五株窺風夜之元神淡如明水溥寰方之茂育濃
似春滑五齊六清人人酩酊十酸九醞戶戶醍醐如澠
如淮如河如濟爭赴杜康之宅旁流儀狄之廚以故洗
爵而中達早具奠肆而周道先儲爰有一尊其名曰衡
是尊也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哀其多兮不爲不足益其

寡兮不爲有餘執中同欹器建極似歛孟爾乃以筐曰
醢以斂曰醢紀則有顓魯則有壺象以鼻而善吸犧以
背而能噓蜃取其動鷗取其虛或金爲飾或玉爲樞然
而用各有地度不可踰卜夜之諫凜凜太康之箴瞿瞿
或一獻而止清其渴或三爵而惟罰是虞或范昭酌之
而不免見微或杜蕢揚之而媿其有渝至若在官曰庫
在野曰壚家釀曰醢市釀曰醢而苟乞漿不得博醉焉
如目斷天河之水府涎流道左之藥車斯空聞夫揚觶
究未免於向隅孰若斯尊不竭不淤其取之也無礙無
拘望總街兮如驚遵大路兮不嘔撫黃目兮朗可拭溯

縹醪兮清不汙罔計多寡遑論有無抑不聞縕精之始
作麴之初也耶眞宰以大順宣說豫以太和化嫗煦玉
燭之精以爲釀具庶民之星以爲酒徒明水大火以爲
醴齊嘉禾瑞麥以爲蓄租坐八風谷合百花萼而於是
天圀啟天乳酥張素主觴旗官建旗始以空桑之飯終
以烏梅之醺以蚩蚩而來者昭其不速之敬以混混而
出者大其勿幕之孚其簋維何彼山之麓有笋蔬兮其
蒞維何彼水之澍有菰蒲兮幕以圓蓋如穹廬席以平
壤如大輿缶以土鼓以桴藉以茅薦以芻雖丁男大小
或分其戶品流清濁或各有俱甘苦之種旣別伯仲之

行亦殊而要之左陶匏右康瓠見淺見深不至罄瓶而
壘恥一挹一注寧論石贏而斗輸當是時四學橫經士
鄉資其觴咏三農負耒原田慰其辛劬市有醉人商不
復以爲瑞關無酒禁旅皆願出其途高賢以設醴而維
繫三軍聞投醪而奮呼列仙借爲容身之地荒外資爲
難老之需縱臥甕之有人不登新格卽挈瓶之寡智亦
足歡醪可以十榼可以百觚可累而戴可負而趨旣不
嫌於無算自共樂其於胥頌堯尊之德者疊疊鼓唐衢
之腹者魚魚蓋衢以昭其推行之博尊以示其翕受之
敷井養而不窮者四海一家之量所以大鼎烹以爲飪

者十漿九饋之用所以舒是故後刑兮念室先惠兮天
渠筮易得大畜之上觀星在黃道之墟豈猶夫一觴之
小施更何須三日之大酺

石鏡舞山雞賦

有序

予向疑劉敬叔異苑山雞事以爲特因屬賓孤鸞舞鏡
一案而少變之況魏公子倉舒之言不見陳志與裴注
又似因巨象一案而附會之然卽令果如所言亦甚不
吉非體物家所樂道也及讀唐詩有石鏡舞山雞之句
始爲恍然空山文石嵌空如鏡幽禽樂之顧影自憐斯
則協靜觀之情狀寫咸若之性靈者也昔晉廷徵曲水

故事摯仲治以所言不吉左遷後世之據異苑者得毋
類是今觀唐賦亦祇於篇中畧及不敢詳其顛末殆以
此歟乃別爲石鏡舞山雞賦以正之

有鳥翩翾秉重熙之淑氣觀元化於空山賦種則繼離
之明炳煥應時則大夏之色朱殷星散璿璣之宿序逢
鶉火之躔偕晴霞而錯落迎麗日而璘璘然而棲神雲
岫匿影人寰問譽命雖偶作五工之氏愛羽毛或閒登
九貢之班要其幽貞獨處耿介誰攀啄粟陰崖之黍同
心幽谷之蘭豈意巨靈融結文石巒岈一片虛明之鏡
千巖淡蕩之天對古洞之寒泉而更澈沐危峰之飛瀑

而彌鮮苔影染之而愈碧霧氣浴之而倍堅清蒼以爲
玄錫沆瀣以爲白旃時則山草吐菱花之豔山嵐凝月
魄之圓山都遇之而慙其形穢山鬼望之而覺其神寒
於是山雞過之四顧欣然縱令羣儕之共賞未若寸心
之自憐乃回翔而諦視遂妙舞於轉圜以健翮爲長袖
之運以輕身比細腰之孱惟四時之產俱備斯八風之
節各嫺生憎鸛鵒之眼未化差喜鷓鴣之翥同煇翠羽
迎風而裊裊赤翎浥露而僊僊問好迷則空中卽是窺
真色則阿堵能傳差池披其金粉宛轉拂夫雲鬢不羨
衣上華蟲之豔不慕冕中赤鷩之妍當其矜疏趾夸朱

顏下復上往復還知天機之自得識樂意之相關態以
乘虛而動神因遺世而閒或五粒之松偶集或百尺之
絲忽扳千仞鳳輝遙接中達鴻羽爭先蓋其幽情原寄
之天際塵障不染於世閒苟未逢夫徙北圖南之會姑
長永其棲桐食竹之年宵浪蹟以博如臯之笑抑獻符
以隨陳寶之肩用求知於冰鑑戒妄出於玉環方將見
彭錢而遠舉又何惑乎遇相高而孤騫斯幽園所以明
處士之志而三贊正以立貞士之閑也歟

追琢其章賦

有序

是詩之旨古序以爲能官人也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今入廟則奉璋瓚以相禮者有人行軍則帥六師以從王者有人作人之效於此盛矣歐陽公曰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夫是雖一時人材之盛要非文王之能官人不至此故孫毓以爲專美官人非稱周地之多材蓋官人之術在作人而作人之功則於末章追琢金玉見之朱子泛以爲歌咏文王之德之盛而爲人所歸恐非詩中之意而末章尤爲未協然考康成以來雖皆宗古序以爲官人而於末章則亦如朱子所云王肅曰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雕琢其質如金玉是與全詩絕無呼應今本之古序參以曹放齋嚴華谷諸家仍主作人而

言作追琢其章賦

惟天地之菁華日旁皇於川麓披沙而遇金撈石而得
玉或三品之最尊或五德之具足或堪庀飭物材或能
庇蔭嘉穀經百鍊而愈剛遭烈焚而不燠蓋堇子之銅
未可倫而岐山之珉不足錄然其初也金則尚胎玉則
尚璞闕於滇海之涯韞於崑岡之谷如太極之方含疑
先天之初伏又似混沌未分鴻濛未剖雖其光則旦旦
熊熊而其神則渾渾穆穆旣恥炫其珍奇遂自甘於寂
寞神物不可以終晦哲匠於是乎挺生謂是秉乾道之
剛健得天氣之清明蓋六府之所祕百物之至精五百

年而始產一萬鎰而猶輕推原夫九牧之作貢以志夫
一代之鍾靈況夫金之萌也有苗有秀玉之長也有華
有榮亦幾歷夫氤氲之妙始得萃爲特達之英雖成材
已落其實而利用未成其形是故不追則光不著不琢
則器不成夫質之陋者巧無可施才之薄者文無可飾
縱切磨之空加要闢然其無色蓋外襲者非光輝而中
乾者乏潤澤乃茲希世之珍豈意應時而獲於是椎鑿
是營刀鋸并力礪以羊頭之鋼攻以他山之石模範各
制其宜肉好不渝其則從革不妨於紆回瑕瑜無嫌於
別白迨夫雕鏤成攻冶息其聲鏗鉉其氣英特與如者

可遠觀瑟若者可近識北斗之芒宵寒白虹之氣晝射
夫文以質而足重質以文而備昭七鬯陳而春容樽俎
之上旌節動而輝煌矢石之交金鏞玉瓚以致孝玉戚
金戈以示豪是以居則爲介福之助出則爲禦侮之寮
緬周王之壽考燦文治於重霄秉中和以建極萃瑰瓌
於盈朝宜詩人之比物示百世之斗杓乃泰階之盛事
歷千載而非遙御中天之離照舉一世而甄陶秉金聲
與玉質收乾符與坤苞行見麟趾之中皆周號龜豷之
內有顛天祭則膺神社戰則服天驕小臣方將效鉛刀
之一割敢自甘朽木之不雕

宵雅肄三賦

蓋聞道德一於太學教化垂於先師是以鼓篋而入釋
奠有儀爰進蘋蘩之菜導以皮弁之司濟濟有瞽皇皇
聲詩其詩伊何宵雅之葩始於鹿鳴終於皇華原夫三
詩所用於古實諛交聘則肆夏文王迭奏鄉飲則南陔
嘉魚並夸一編之材七十四兮斯其綱正聲之作二十
二兮斯其冠其在入學之初尤爲定志之撰桑弧蓬矢
兮墮地所期桐陰竹實兮生平所願舍是三詩孰當樂
玩彼夫草茅出於環堵天闕遠於九重雖芹曝之欲獻
望閭闔其難通巷可遇兮不屑牖欲納兮何從斯則眊

笑所以莫卜歌泣所以未融聖主乃開公道以布誠心
本深情而將厚意大燕衍以笙簧宏賚予以帛幣縱嚴
肅者堂廉而感通者志氣惟鳴鶴之音旣孚斯羔羊之
節益勵當其時也酒旨且有物多維偕有他之虞弗作
不富之隣無猜賡歌成而爲謨諧笑語洽而非俳諧豈
以夸豐亨而耽豫樂將以佐乾度而佑泰階若夫身將
許國公且忘私寒暑飢渴之不憚東西南北其奚辭乃
或戀晨昏以致嘆陟岵岵而興悲懷白華兮岑寂悵彩
服兮睽違而義已割情忠能移孝卽令生前致舍肉之
誠身後極椎牛之報甘脆徧於慈筵寵榮賁夫墓道脈

脈此情悠悠誰告豈期下吏衷情早入大君寤寐瞻周
道兮有懷望征夫兮長喟謂此子職之疏實係官箴所
累不煩告勞之歌已諒望雲之淚至若周物者其智遍
物者其仁惟一人之首舉已包舉夫八垓猶於簡書之
使備求聞見之陳博采於親禮事難旁搜於謀度諮詢
所以旌節遠行輶軒四出非徒夸長駕遠馭之規乃以
收明目達聰之術用不遺於一芻一蕘地詎分於在原
在隰倘所至兮不虛則有英兮必撥然則凜訓詞之惕
厲敢任意於壯遊送以禮樂責以謨謀必訪善兮爲咨
必秉忠兮爲周斯可以見泰山之不辭土壤河海之不

擇細流夫婚姻不備兮貞女不行恭敬不至兮賢士不
處斯體羣臣之所以列於九經者也然則學古入官委
身事主徒爲溫飽之圖莫副弼諧之舉斯不亦負國家
而羞儕侶歟大學之官其始也當其幼學之日期以有
用之材將使之昕夕吟咏神動志開固宜辟雍之多髦
士鄉國之皆俊才於以輔壽考作人之化而侔雲漢之
昭回者歟

觀霧淞賦

雍正癸丑冬十二月乙卯京師夜氣如霧重之以霜凝
於木上熠熠有光旦起視之飛滿空堂良久始化亟呼

童子輩其賞之蓋自渡江而北數千里無梅花說者以爲皆變而爲杏也今木上所成令人大有月落參橫之勝是日客有過訪者曰嘻是於五行家爲何祥也曰客不聞夫東人之諺乎霜淞打霧淞窮漢置飯甕茲之溥枝泣葉觀陽不晞一望瑩然委素成脂正所謂霧淞也古人之言霧者謂其爲百族之殃本於地而應於天以陰冒陽然而太平之世浸淫被泊則有不寒望之祥故其爲凍路也苦寒而出見睨乃消歲將順成此實其招稽之於古則有若曾文定公之詩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淞花開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籠懸所

以描畫雍熙之象者宛然在目蓋其本一時天地清明之氣而非積水之上溢故其出也不爲冥氛而爲麗景其會合於沖融之運而非窮陰之鬱沍故飄揚而不整然則其乘晴霞迎朝爽御淳風而燦爛於高旻者豈偶然哉夫乾苞通而甘露至坤符流而醴泉見斯固太平之慶然不若豐年之足羨也固不必登於符瑞靈徵之志而後爲洪範春秋之所善也乃者五日風十日雨休和磅礴遍及六宇而宵衣旰食時如負疚偶有微禱修省恐後是以薰蒸醞釀輝茲堯天榮光不夜以報有年諺云豐年穀儉歲玉客而知此祥也其可賀矣苟不然

者山林拂戾或爲木冰五行列之以爲災青吾亦將與
客抱杞人之憂愀然長嘯安得畱連光景志其遊傲客
曰善於是春酒初熟南榮之日正曛林閒殘馥淹潤軟
塵民有脫羊裘而嬉者長老以爲昔所未有予亦陶然
竟醉信筆賦之

半夏賦

有序

南訛正永暑氣漸厲閒吟時訓靜按卦氣主人方驚隕
杞之自天欲決莧而未逮但見帶草森森繞我階砌乃
有半夏一叢嫩綠無際托木槿爲同岑作王賁之後輩
主人方撫而玩之忽爲過者所雍曰是有毒不可近也

噫亦深慮矣乃抽毫而寫意

是其苗於微邱之野盛於槐里之川厥名地文別署守
田水玉志潔和姑表妍著之農帝之錄載在不韋之編
匹練比白列錢同圓謂宜映榆莢於神州大社之座伴
冀莖於明堂太廟之閒以爲芍藥殊其甲以爲旁蘘異
其酸彼羣疑爲葶葛之難制豈知益以薑芥而始完今
夫百物之產與時偕行春枝八千歲而猶茂冬花十二
月而長青獨夏日之可畏葢觸目而神驚是草也當春
半而花已吐迨秋半而實始盈惟其中氣之秉適應麤
賓之聲葢正合乎咸章之會猶守以含章之貞僅僅乎

十分而得五已虞其太剛而莫嬰時則六乾已過一巽
方受羸豕之行莫牽包魚之薦有臭彼晏陰之已成胡
炎火之尚驟嫣然茲草偕時而茂鹿解角以來眠蟬鼓
翅而相覆彼愛之者方思仿薄夜之粉以重羅擬十旬
之麴於醇酎子儀之膏藥所不遺紫靈之和九所幸遭
然而自托幽芳漫夸獨秀縱掩身以自理終拈角之有
咎小草雖微遠志具在合八能之樂而五日可期驗八
神之表而中天可會比之煮梅將以調大官之羹蓄蘭
將以紉王者之佩誰當登黍之期乃犯刈藍之戒將無
剪伐所加資材有待或因陶鑄而成或俟和齊而備吾

竊恐夫白鵲之成餘辛更倍捫舌可虞挽腸滋礙平仲
之詩畧聞梗概終難充夫藥籠之需祇應付之經師之
載者耶

曼陀羅賦

蓋嘗邂逅豐臺之花逕有客贈予以曼陀羅之英駢葉
外包有藉者襲捧心內美用晦而明蕭晨半開以迎曙
色薄暮暝合以聽宵征有縞其蕊有碧其莖一枝挺挺
其上亭亭予不識也問曰請舉其畧客曰是蓋登之帝
座皇華之錄爲北斗使者星槎之手拾又如蒼頡書成
之所雨爲佛王說法而降精布以牽牛之種灑以天女

之靈握節者愛其駢葩之古拄杖者疑聞落葉之零今夫閨苑之松花盈石祇林之金粟滿簾玉洞則仙麻不老慈雲則紫竹常青各有樹藝未克合并曷若茲花釋老均稱斯其所以矜貴而莫京與予曰否否夫異說之荒唐無稽弗聽空花之誕謾非予所馨彼山茄之佳植底妄錫以二氏之名信斯言也固宜其爲惡客而見憎吾獨憐其醞膏實而醴具芳心載之酒經笑而采者令人笑口之綽約舞而摘者令人舞腰之娉婷半酣而動有引必應樊素見之而頤解小蠻遇之而神傾當是時二豪在側如蜾蠃之與螟蛉客曰善哉夫子之言乃如

見夫花之情也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終

鮎埼亭集外編

卷三

六